

环湾生活周刊

宗元中国 海丝泉州

20版 温陵志/
泉州名臣谥号里的往事与风骨

24版 世遗之城展新韵 文明乡
风润万家/
破壁垒 优共建 惠民生

21版 养生/不必“硬切换”身心“软着陆” 22版 食疗/益智茶健脑餐为孩子“充能” 23版 品味/泉州特产文创成行囊“新标配”

守住来时路 奔赴山海间

泉州文化守护者的“双线叙事”



泉州的文化厚度,需要有人发掘,也需要有人守护。图为开元寺东西塔。(本报资料图)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谢伟端)在泉州这座千年古城,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正呈现出一种奇妙的双线并进。一条线向内,扎进古城的肌理深处,在街巷门牌、古塔石幢、老人记忆里打捞被时光掩埋的故事;另一条线向外,跨越山海、奔赴世界,把闽南的烟火气和文化魂播撒到更远的地方。这两条路径看似背道而驰,实则殊途同归——向内挖掘的人,是为了让泉州的故事不被遗忘;向外推介的人,是为了让泉州的美被世界看见。一收一放之间,是同一份对故土的赤诚。

他们是泉州文化爱好者,深耕本土“打捞”历史。黄真真把四十五年光阴交给了古墓、古塔和石经幢。她用白萝卜擦拭开元寺东西塔的石头,钻进五代砖室墓成为发掘现场的“女土公”,蹲在地上清理南

唐经幢的碎片。陈良图退休后骑着电动车穿梭街巷十余年,为一条消失的库房巷反复寻访八十多岁的老人,为马林巷追本溯源到“马栏”的闽南语读音,硬是把四百多条巷子的前世今生从老人们口中“掏”了出来。曾华丽则把目光锁定在那些“1号”门牌上,在钟楼前同时捕捉四个方向的“1号”,在南门辗转几天找到万寿路1号,在东林巷被八十多岁的老奶奶拉住讲述巷子的过往。他们的工作琐碎而沉默,不在聚光灯下,没有热搜和点赞,但他们用脚步一寸一寸地擦拭着古城的记忆,让那些即将湮没的名字重新被看见。

他们来自社会各界,在奔赴世界中推介家乡。林贵茹在深圳的文旅互动环节即兴发声,一段不到一分钟的推介让全网记住了福建和泉州,而她常年驻守蟳埔民俗

村为游客免费拍摄簪花写真,用镜头把非遗之美传递给每一个到来的人。方嘉遇把蟳埔簪花带到了塞班岛,在碧海白沙之间向海外游客讲述泉州的海丝故事和陈守仁的侨领传奇。许宾宾奔赴北极极点,在北纬90度的冰封赛道上冲过终点后向世界喊出“我来自中国晋江”。叶文衡扎根郑州十五年,倾力打造闽南文化生活美学馆,把滴水兽、簪花围、海蛎煎和铁观音悉数搬到中原大地。他们的舞台在远方,话筒在手中,每一次发声都是一次跨越山海的家乡告白。

向内挖掘的人,像是古城的“根系”,深深扎进土壤,在幽暗处汲取养分、固守根基;向外传播的人,像是古城的“种子”,随风飘向远方,在新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枝散叶。没有根系的深扎,种子便失去了底气;没有种子的远播,根系的价值便

困于一隅。黄真真们在古墓里清理出的每一件文物,为方嘉遇们的海外讲述提供了最坚实的历史依据;陈良图们确认的每一条巷名,让叶文衡们在中原复刻闽南街巷时有了真实的蓝本;曾华丽们收集的每一个“1号”门牌,让林贵茹们在推介泉州时有了说不完的故事。反过来,正是这些向外传播者的努力,让那些深藏街巷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也让“寻城者”的坚守有了更广阔的回响。

泉州的文化厚度,既需要有人俯身向下、往深处发掘,也需要有人抬头向外、往



泉州乡亲在塞班岛聆听陈守仁创业故事(受访者 供图)



泉州女林贵茹在深圳文旅活动现场“抢话筒”宣传家乡(受访者 供图)

远处传扬。这两种姿态,恰好构成了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传承与发展的完整图景。一个沉静如井,一个热烈如火;一个面向过去,一个面向未来;一个守护根脉,一个拓展边界。但无论方向如何,他们的脚步都朝着同一个方向——让泉州不被遗忘,让闽南生生不息。

(相关报道见第十八、十九版)



(中国晚报优秀专栏)

□本期执行:融媒体记者 洪娜娜

泉州像一座鲜活的露天剧场



老安,本名安德烈·卡瓦祖蒂(Andrea Cavazzuti),意大利摄影师、独立纪录片导演,出版有摄影集《稍息:1981—1984年的中国》和中文随笔集《气呼呼的小词典》。近年来泉州参加文学分享会活动。

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多年,我常跟朋友说,细数这些年,我好像活了两辈子:一輩子在意大利,一輩子在中国。中国这片土地和我的人生旅程,早就生长在一起了。

常有人问,当初怎么大老远来到中国?大学时,我在威尼斯选择攻读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彼时身边的人都认为理工科专业就业稳妥、实用性更强,可我偏偏喜欢文学和摄影。后来,我偶然看了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那个辽阔遥远又充满神秘感的东方国度,一下子就把我抓住了。我渴望了解这个使用象形文字的国度,想到中国看一看。

1981年读大三时,我碰巧得到一个来华短期进修的机会,次年又前往复旦大学留学,从此再没离开过。来中国之前,我就看过不少18、19世纪欧洲传教士拍摄的中国影像,其中山水、建筑和人的模样,跟熟悉的西方全然不同。从那时起,我就想用自

己的镜头,把这份“不同”留下来。

初至中国,我到了南京、上海等知名城市,随后把行程的重点放在福建的泉州、厦门等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曾经有一张拍摄于19世纪末的福建老照片,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令我对此充满好奇:山海之间浮现一座小岛,水面扬起片片白帆,岸边立着亭台庙宇。我拿着照片四处打听,没人说得确切地点,只知道大约在福建沿海。

待到真正踏上泉州的土地,我出乎意料地喜欢上了这里。冬天,几乎家家户户都开着门,能看见里头的人吃饭、说话、忙碌的模样,整座城市像一座鲜活的露天剧场,而我只是走进其中的观众。有一回,我的镜头捕捉到一个刚吃完面的小伙子,边上搁着算盘,眼睛正看着一台小电视机,完全没注意到快门声响;还有街头一位头戴针织头套、手扶老式自行车的姑娘,眉眼带着温柔的笑意;中山北路临街的“安

溪乌龙茶”茶铺,手写招牌底下茶罐摆得齐齐整整……一幕幕场景都饱含着生活质感,我的镜头也格外流连于此。

那些年拍下的珍贵照片,后来收录进我的摄影集《稍息:1981—1984年的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新鲜事物和想法正慢慢涌进来,老百姓琢磨着未来该怎么走,有些茫然,又隐隐兴奋。整片大地仿佛处于一种蓄力生长、静待新生的“稍息”状态。书里190多张照片,皆以平视视角捕捉人间日常与市井烟火。我希望透过这些镜头下的真实瞬间,让世人看见那个年代中国生动质朴的人间百态。

四十年后,我再次来到泉州,熟悉的地标钟楼、东西塔仍旧巍然矗立;闽南特色的红砖古厝、极具侨乡风情的民国骑楼依然沿街排布。经过精心修缮、妥善保护,千年古城肌理依旧、风华未改。更难得的是,泉州人的温热赤诚、亲切妥帖也未曾改变,这

份纯粹的人情味,是很多城市难以复刻的特质,格外珍贵。

对创作者来说,中国从来都是一座包罗万象的人文宝库,故事万千、景致无穷,各地的建筑、风俗、人情,永远有鲜活的东西往外冒,吸引着我。这些灵感源头就像做饭的原料,没有就开不了火,而在这里,原料无穷无尽。数十年间,我不断在中国各个城市游走,通过影像创作,在这片曾经陌生神秘的异乡构筑起心中新的故乡。在异乡,我早已不是客,两段人生、两片土地,皆是我生命里最珍贵的归宿。

A. Cavazzuti
老安